



译文纪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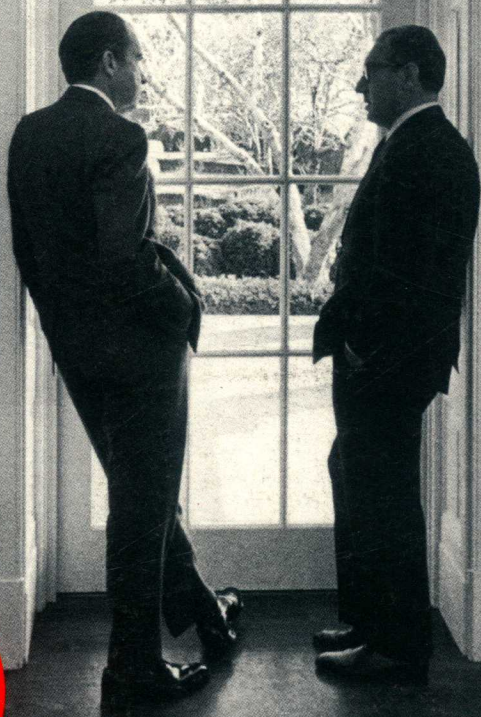
ALL THE PRESIDENT'S MEN

Carl Bernstein Bob Woodward

[美] 卡尔·伯恩斯坦 鲍勃·伍德沃德 著

杨恒达 译

总统班底



“我们坚持
我们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社论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卡尔·伯恩斯坦 鲍勃·伍德沃德 著 杨恒达译

总统班底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总统班底 / (美) 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
(美) 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著;
杨恒达译.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 6
(译文纪实)
书名原文: ALL THE PRESIDENT'S MEN
ISBN 978-7-5327-8098-3

I. ①总… II. ①卡… ②鲍… ③杨… III. ①纪实文
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86532 号

Carl Bernstein Bob Woodward

ALL THE PRESIDENT'S ME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THE PRESIDENT'S MEN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74 by Bob Woodward and Carl Bernstein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imon & Schuster, Inc.

图字: 09-2018-1139 号

总统班底

[美] 卡尔·伯恩斯坦 鲍勃·伍德沃德 著 杨恒达 译
责任编辑/张吉人 装帧设计/邵旻 未氓设计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239,000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册

ISBN 978-7-5327-8098-3/I·4978

定价: 4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9404766



ALL THE PRESIDENT'S MEN

Carl Bernstein Bob Woodward

献给总统班底的其他先生女士——
他们在白宫或其他地方——
冒险为我们提供
秘密信息。
没有他们，就没有
《华盛顿邮报》的水门事件报道。

也献给我们的父母。

致 谢

就像《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报道一样，此书是与我们的同事——管理人员、编辑人员、记者、图书管理员、电话接线员、新闻助理——合作努力的结果。自从1972年6月17日以来，我们得到他们的帮助、支持和忠告。有些人很突出。我们特别感谢凯瑟琳·格雷厄姆、本杰明·C·布拉德里、霍华德·西蒙斯、哈里·M·罗森菲尔德、巴利·苏斯曼、里昂纳德·道尼、劳伦斯·迈耶、拉里·福克斯、比尔·布雷迪、道格拉斯·费佛、伊丽莎白·多诺万、菲利浦·盖耶林、梅格·格林菲尔德，罗杰·维尔金斯和摩利恩·乔伊斯。

另一些人把他们的时间、精力、忠告贡献给了此书的准备工作。我们要感激泰勒·布朗奇、玛丽·格雷厄姆、伊丽莎白·德路、海恩斯·约翰逊、戴维·奥布斯特的帮助和仁慈。对娜拉·伊佛伦、芭芭拉·科恩、理查德·科恩表示特殊感情和感谢。

理查德·斯奈德和西蒙与舒斯特公司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克利斯·斯坦麦茨、伊丽莎·萨克斯、哈利叶特·利品斯基、索菲·索尔金，他们准备了投入生产用的手稿——给予我们巨大的容忍，因为已经错过最后期限，生产计划得改变，复杂的技术问题得考虑。自始至终，工作人员，尤其是丹·格林、米利·马尔穆尔、海伦·英格利士、泰利·敏谢利，有使不完的热情，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友谊。

没有罗伯特·芬克的工作，此书就不可能出版，他在研究中帮助我

们，把想法贡献给我们，还温和地向我们提出批评。

最重要的是我们对编辑爱丽丝·梅休的赞赏和尊敬，她的思想和指导反映在每一页上。

卡尔·伯恩斯坦

鲍勃·伍德沃德

华盛顿特区

1974年2月

人物表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理查德·M·尼克松

总统班底

阿尔弗雷德·C·博德文（总统连任委员会安全警卫）

亚历山大·P·巴特菲尔德（总统副助理、H·R·霍尔德曼的助手）

约翰·J·考菲尔德（约翰·埃利希曼的随从人员）

凯恩·W·克劳逊（白宫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查尔斯·W·柯尔逊（总统特别顾问）

肯尼思·H·达尔伯格（总统连任委员会中西部财务主席）

约翰·W·迪安（总统顾问）

约翰·D·埃利希曼（总统国内事务助理）

L·帕特里克·格雷（联邦调查局代局长）

H·R·霍尔德曼（总统助理、白宫幕僚长）

E·霍华德·亨特（白宫顾问）

赫伯特·W·卡尔姆巴赫（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副主席、总统私人律师）

亨利·A·基辛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理查德·C·克莱恩丁斯特（美国司法部长）

埃吉尔·克罗（总统国内事务副助理、埃利希曼的助手）

弗雷德·C·拉吕（总统连任委员会副主席、约翰·米切尔的助手）

G·戈登·李迪（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顾问、约翰·埃利希曼的助手班子前成员）

克拉克·麦克格列高尔（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

杰伯·斯图亚特·马格鲁德（总统连任委员会负责竞选的副主席、霍尔德曼的前助手、白宫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罗伯特·C·玛迪安（总统连任委员会政治协调员、前助理司法部长）

约翰·N·米切尔（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前司法部长）

鲍威尔·莫尔（总统连任委员会负责新闻事务的副主任）

罗伯特·C·奥德勒（总统连任委员会负责行政与人事的主任、前白宫工作人员）

肯尼思·W·帕金森（总统连任委员会律师）

赫伯特·L·波特（总统连任委员会负责调度的主任、霍尔德曼的前助手）

肯尼思·利兹（总统连任委员会负责青年工作的主任律师）

唐纳德·H·赛格雷蒂（律师）

戴文·L·舒姆威（总统连任委员会公共事务主任、前白宫新闻助理）

休·W·斯隆（总统连任委员会司库、霍尔德曼的前助手）

莫里斯·H·史坦斯（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主席、前商业部长）

戈登·C·斯查騫（霍尔德曼的助手）

杰拉德·沃伦（总统新闻副秘书长）

戴维·R·扬格（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亨利·基辛格及约翰·埃利希曼的助手）

罗纳德·L·齐格勒（总统新闻秘书）

闯入者

伯纳德·L·巴克

弗吉利奥·R·冈萨雷斯

欧仁尼奥·R·马蒂内斯

詹姆斯·W·麦考德

弗兰克·A·斯特吉斯

检察官

亨利·E·皮特森（助理司法部长）

厄尔·J·西尔伯特（哥伦比亚特区助理联邦检察官）

唐纳德·E·坎贝尔（助理联邦检察官）

塞穆尔·E·格兰泽（助理联邦检察官）

法官

约翰·J·西利加（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大法官）

《华盛顿邮报》

凯瑟琳·格雷厄姆（发行人）

本杰明·C·布拉德里（总编辑）

霍华德·西蒙斯（执行编辑）

哈里·M·罗森菲尔德（大都会新闻编辑）

巴利·苏斯曼（哥伦比亚特区新闻编辑）

参议员

山姆·J·欧文（参议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主任）

1

1972年6月17日，星期六。早晨9点钟。这么早就来了电话。伍德沃德摸索着电话听筒，一下子醒了过来。电话是《华盛顿邮报》本地新闻编辑打来的，说是当天凌晨，有五个人带着照相设备和电子窃听装置，在民主党总部的一桩盗窃案中被逮捕，问他能不能来一下？

伍德沃德在《华盛顿邮报》刚刚工作了九个月，他一直在寻找一次像样的星期六新闻采访任务，但这一次似乎并不是什么好差使。这桩在当地民主党总部发生的偷盗案，听起来很像是他一直在做的大多数新闻——关于不卫生的餐馆、小规模警察腐败现象的调查。伍德沃德本以为自己已经摆脱了这些东西：他刚完成了一系列关于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的未遂暗杀案的报道。瞧，现在他又要回过头去走老路了。

伍德沃德离开自己位于华盛顿市区的一居室寓所，穿过六个街区，步行前往报社的编辑部。周六的新闻编辑部异常宁静，一百五十多英尺见方的大房间里，一排排颜色明亮的办公桌整齐地列在一块巨大的吸音地毯上。这一天，应该有充裕的时间吃午餐，把一周里剩下的工作干完，然后再读一读星期日增刊。伍德沃德在编辑部门口停下来，接收他的邮件和电话留言，然后到本地新闻编辑那儿报到。他很惊奇地得知那些盗贼闯入的不是当地民主党人的小办公室，而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水门办公商住综合大楼里的总部。

水门大厦并不是民主党人时常光顾的地方，这幢豪华的办公商住综合大楼坐落在波托马克河的河岸上，像联邦同盟俱乐部一样，它是共和党人的天下。住在里面的人有美国前任司法部长，现任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约翰·N·米切尔；总统竞选运动主管财务的主席，前商业部长莫里斯·H·史坦斯；共和党全国主席，堪萨斯州参议员罗伯特·多尔；尼克松总统的秘书罗丝·玛丽·伍滋；以及飞虎队王牌飞行员陈纳德的遗孀，著名的共和党女主持人陈香梅，以及尼克松政府的许多头面人物。

这座设施先进的综合型大楼，有着蛇齿形的混凝土护栏和同样吓人的房价（许多两室的公寓套房房价为10万美元），它已成了理查德·尼克松执政期间统治者在华盛顿的象征。两年前，它曾是一千名反尼克松示威者的攻击目标，人们高喊着“猪猡”“法西斯”“Sieg Heil”^①，试图冲击这座共和党政权的堡垒。他们撞上了华盛顿防暴警察的坚固人墙，被催泪瓦斯和警棍驱赶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校园里。水门大厦那些焦虑的住户站在阳台上目睹了这场冲突，当示威者被赶走，来自波托马克河上的西风将催泪瓦斯从他们眼前带走的时候，一些人欢呼起来，举杯祝贺。在那些被击倒在地的人群当中，有一位《华盛顿邮报》的新闻记者，将他击倒的警察也许没有看见挂在他脖子上的记者证，而是只盯住了他较长的头发了。他叫卡尔·伯恩斯坦。

此刻，当伍德沃德开始打电话的时候，他注意到了伯恩斯坦——这家报纸的两位弗吉尼亚政治新闻记者之一——也在从事这桩盗窃案的报道。

哦，天哪，可别是他。伍德沃德想起了办公室里的一些传闻，说伯恩斯坦很有抢新闻的本事。

① 德语：希特勒时期德国纳粹分子的招呼用语，意思是“欢呼胜利”。

上午，伯恩斯坦复印了现场记者的记录，他告诉本地新闻编辑，自己要再做一些核查。本地新闻编辑耸耸肩表示同意，于是他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给他在水门大厦能找到的每一个人打电话——服务台接待员、侍者、客房部服务员、餐厅服务员，等等。

伯恩斯坦后退了几步，朝编辑部的另一头看去。他的办公桌和伍德沃德的办公桌相隔大约二十五英尺，中间有一根柱子。似乎伍德沃德也在进行有关这个新闻的工作。这是意料中的事情，伯恩斯坦想。鲍勃·伍德沃德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很会玩弄权术。伯恩斯坦猜想，这个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海军军官团的退役老兵，尽管有各种好条件，却不一定有丰富的经验来应付调查性的报道。伯恩斯坦知道伍德沃德写不好，办公室有传言说英语不是伍德沃德的母语。

伯恩斯坦是一所学院的退学生。十六岁的时候他开始在《华盛顿星报》当勤务工，十九岁时成了新闻记者，自1966年起在《华盛顿邮报》工作。他有时做些系列调查报道，走遍了法院和市政厅，喜欢写有关首都人和邻近地区的长篇文章，很能侃。

伍德沃德知道伯恩斯坦偶尔为《华盛顿邮报》写些有关摇滚乐的文章。这合情合理。但他听说伯恩斯坦有时评论古典音乐，就难咽这口气。伯恩斯坦看上去像是伍德沃德瞧不起的那种反文化的新闻记者。伯恩斯坦则认为，伍德沃德在《华盛顿邮报》的迅速崛起与其说是因为他的能力，不如说是因为上司对他的信任。

他们从来没有在同一条新闻上合作过。此时伍德沃德二十九岁，伯恩斯坦二十八岁。

这条新闻的最初细节是一个为《华盛顿邮报》写了三十五年关于警察方面报道的老记者从水门大厦打电话传出来的，此人叫阿尔弗雷德·E·刘易斯。刘易斯在华盛顿新闻界多少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一半是警察，一半是新闻记者，经常穿一件都市警察穿的蓝色毛衣，下部有扣

子扣住，扣子下面是一个铜六角星的皮带搭扣。三十五年中，刘易斯从来没有真正“写过”一条新闻，他通过电话把细节告诉加工改写编辑，多年来，《华盛顿邮报》甚至没有在警察总部放过一台打字机。

细节是这样的：凌晨 2 点 30 分，五个身着工作西服、戴着普雷太克斯牌外科橡胶手套的人被逮捕。警察从他们身上截获了一台步话机、四十卷未曝光的胶卷、两架 35 毫米照相机、撬锁工具、钢笔大小的催泪瓦斯枪，以及显然既能窃听电话又能窃听室内谈话的窃听装置。

“还有钱。其中一个人有 814 美元，另一个 800 美元，另一个 215 美元，另一个 234 美元，另一个 230 美元，”刘易斯口授道，“大部分是 100 元票面，号码连着……他们似乎认识路，至少有一个肯定熟门熟路。他们在宾馆的二层三层有房间。那天晚上这些人还在大楼餐厅的同一张餐桌上吃龙虾，一个人穿着从罗利商店买的西服。”

伍德沃德从刘易斯那儿知道，嫌疑犯将要在当天下午出庭接受预审。他决定前往。

伍德沃德以前去过法院。审问程序是地方法庭司法运作体制的一种固定模式：在法官面前迅速过一下堂，法官为被指控的皮条客、妓女、行凶抢劫的路贼——这一天是这五个人——规定保释金的数额。

一群辩护律师像往常一样聚在走廊周围待命，为那些掏不起律师费的被告充当由政府付费的辩护人。他们通常被称为“第五街律师”——因为法院和他们的街面办公室都在那条街。走廊上有两个律师正在小声抱怨——一个穿一身磨损的雪克斯金斜纹细呢西装，瘦高个；另一个是胖子，他曾为地下监狱分区的案子作辩护而受过处罚。他们本来已被任命为五个窃贼作辩护，后来又得到通知说，那些人已经聘了自己的辩护律师，这可不寻常的。

伍德沃德走进审判室，一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坐在中间一排的一个年轻人，留着时髦长发，穿一身翻领略微宽大的昂贵西服，长长

的下巴，眼睛朝周围转来转去，似乎正处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中。

伍德沃德在他旁边坐下来，问他是不是为那五个人来的。

“也许吧，”那人说，“我不是备案的辩护律师。我是以个人身份来的。”

他说他叫道格拉斯·凯迪，并介绍了身边一个看上去有点贫血的小个子，说他是备案的辩护律师，名叫小约瑟夫·拉佛提。拉佛提像是刚从床上被拉起来的，胡子也没有刮，眯着眼睛看人，好像怕光的样子。这两个人不时地在审讯室进进出出。伍德沃德终于把小个子堵在过道的角落里，搞到了五个嫌疑犯的姓名地址。其中四个来自迈阿密，有三个是美籍古巴人。

道格拉斯·凯迪不想说话。“请不要把这当做个人问题看，”他告诉伍德沃德，“那将是一个错误。我没什么好说的。”

伍德沃德向他打听他的委托人。

“他们是我的委托人。”他说。

可你是律师吗？伍德沃德问。

“我不想和你说话。”

这个叫凯迪的年轻人走向审判室里。伍德沃德跟了进去。

“求你了，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五个人能交保释金吗？伍德沃德问。

在好几次有礼貌的问话遭到拒绝之后，凯迪终于回答说，这些人都受人雇用，都有家庭——这些因素在法官规定保释金时会加以考虑。他又走到走廊里。

伍德沃德跟出去：跟我谈谈你自己吧，你是怎么参与到这个案子中来的？

“我没参与这个案子。”

那你为什么在这儿？

“瞧，”凯迪说，“我在一次社交场合遇见过被告之一伯纳德·巴克。”

在哪儿？

“华盛顿特区。那是陆海军俱乐部的一次鸡尾酒会。我们谈得很投机……我要说的就这些。”

你是怎么参与到这个案子中来的？

凯迪原地转过身，走向审判室里。半个小时后，他又走了出去。

伍德沃德继续追问他是怎么参与到这个案子里来的。

这一次凯迪说了。他在凌晨3点多接到了巴克妻子打来的电话。“她说她丈夫告诉她，如果到3点他还没有给她打电话，就可能意味着他遇到了麻烦，她就得给我打电话。”

凯迪说他是巴克在华盛顿认识的惟一的辩护律师。伍德沃德又问了一些问题，但他不再回答，说他已经说得够多了。

下午3点，五个嫌疑犯由一个执法官领着进了审判室，仍然穿着深色的工作西服，只是皮带和领带都被取走了。他们毫无表情地坐成一排，搓着双手，朝法官席那边望着。看上去他们很紧张，一副谦恭而又固执的样子。

当书记员宣布开庭时，政府检察官厄尔·西尔伯特站了起来。此人瘦削，专心致志，表情严肃，戴一副角质架眼镜，喜欢在审判室里以戏剧性的姿态发表辞藻华丽的言论，熟悉他这一点的第五街同行们都称他为“珍珠伯爵”^①。他主张这五个人不应该以保释金获释。他们报假名字，不同警方合作，带有“2300美元现金，有前往国外的倾向”。他们因从事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职业盗窃”而遭到逮捕。西尔伯特

^① 厄尔·西尔伯特的英文是 Earl Silbert, “earl” 在英语中有“伯爵”的意思，前面再加上一个“P”，就成了“珍珠”的意思。戏称他为“珍珠伯爵”的人是拿他的名字作文章，影射他喜欢使用华丽的言辞。——译者